

首

黄克诚：

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
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
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人都不能比拟的。



共和国首任 总后勤部部长 黄克诚战传

肖思科 著

他率部参与一至五次反“围剿”。
红军征途中冲锋在前。
他领导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他成为了新中国总后勤部部长。
文革后敢说真话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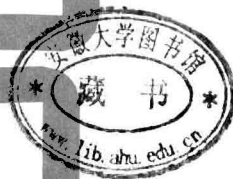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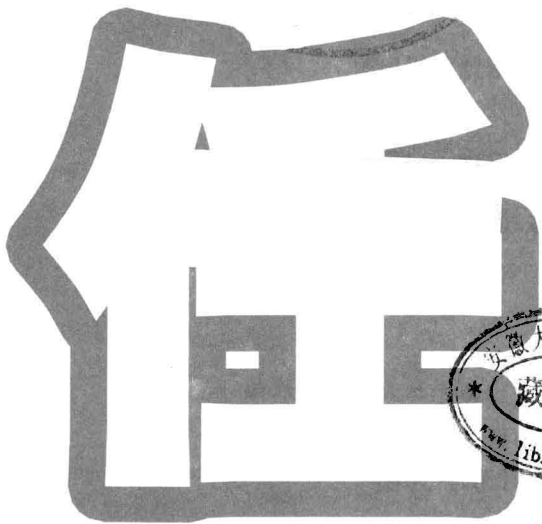
任

长城出版社



共和国首任
总后勤部部长
黄克诚战传

肖思科 © 著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首任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战传 / 肖思科著. -- 北京 : 长城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83-0163-9

I. ①共… II. ①肖… III. ①黄克诚 (1902~1986)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6600号

总 策 划 / 徐 华

责任编辑 / 马连鹏

书 名 / 共和国首任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战传

著 者 / 肖思科

图 片 / 解放军画报社授权出版

出 版 / 长城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甘家口三里河路40号

邮 编 / 100037

电 话 / (010) 66817982 66817587

开 本 / 1/16 (770×1030毫米)

字 数 / 165千字

印 张 / 20印张

印 刷 /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5000册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483-0163-9/K · 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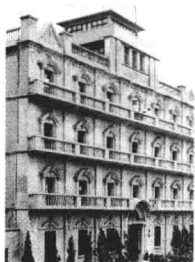
定 价 / 48.60元

再后来，黄克诚的形象渐渐在笔者眼中高大起来。他在大革命之初就开始找党，并先后从事过党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担任过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军委秘书长，当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后来还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二书记。在他一生中，经历几乎大起大落，职务忽上忽下，命运也是多灾多难，但有一条是最主要的一条，也是在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大家议论最多的一句话：黄克诚实实在在。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坚持真理的人！

笔者统计了一下，在党内，恐怕还没几个人像他那样，与“至高无上”的毛主席“理论”过，给彭德怀元帅提过反面意见，给战争年代的“常胜将军”林彪提过不同意见……用今天的话讲，他喜欢“犯上”；他另一个特点，总是在运动中遭排挤：他被怀疑过是AB团，长征时被认定“一贯右倾”，到彭德怀被打倒后，他成了右倾头子之一。但他这一生中，却总是最后的胜利者。日本投降后，他力主进军东北，建立东北稳固的根据地，历史证明他在一个局部考虑的全局问题是正确的；他坚持反左，与彭德怀元帅站在一起，事实证明他是胜利者；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最后成为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两案”负责人；他忠于毛主席，也给毛主席想了不少意见，后来被毛主席划入“军事俱乐部”，但最终被平反，并成为为毛主席说公道话的人……

黄克诚的一生太传奇！传奇的是他的经历、他的品质、他的人格；传奇的是他的思想、是他坚定的信仰和意志；传奇的是他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全面奔小康的时代、在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今天，在全面推进军事变革的时刻，再回味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一个服务于中央第一、二代领导核心层的伟人，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种感觉，别有一种心得！！

是序？是祭！



第一章 艰难求索 / 1

一个年轻人站立在船头，在10月的寒风中向岸边送他的人挥手致意。船上的年轻人看上去有些虚弱、有些驼背……黄克诚这一次能顺利地找到党吗？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报纸上。随着1929年的到来，一个人带着严冬的寒气走进黄克诚的住处。意外相遇，黄克诚也毫无思想准备，四目相对，他一下子怔住了……

1/ 风尘仆仆寻找党 / 2

2/ 柳暗花明遇“亲人” / 4

3/ 武昌城意外遇险 / 9

4/ 高瞻远瞩的决定 / 14

第二章 险象环生 / 21

黄克诚清楚地记得，他首次见到彭德怀那一天是1930年5月5日。从此，黄克诚在彭德怀麾下征战疆场。枪响了，他在乱枪齐射之下跌倒后，顺着山坡滚了下去……黄克诚的视力差，未能发觉对准指挥所的枪口；就在死神要把黄克诚夺去的一刹那，彭德怀在后面拉了他一把……

1/ 初到彭德怀麾下 / 22

2/ 攻长沙遭乱枪齐射 / 31

3/ 误入敌机场 / 38

4/ 站在死亡线上 / 48



第三章 风雨征程 / 59

黄克诚从两件事情上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可能远走它方：“你组织部队追赶部队，一切责任我来负”；林彪派少数部队去追击，黄克诚提醒他多派些部队，不料林彪胸有成竹。“政委，有件事同你商量。”王平依然像过去黄克诚当师政委那样对待他。黄克诚为战友求情一事，无异于飞蛾扑火，不但未能解救战友于危难之中，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

1/ 先锋师政委 / 60

2/ 遵义会议 / 65

3/ 长征路上的“最后之战” / 70

4/ 举步维艰 / 78

第四章 重上战场 / 91

黄克诚小时候有两件事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一是姐姐的死，一是只供一个孩子读书。伴随着西征的轰轰炮声，黄克诚又一次站在血与火的战场最前沿，任弼时听了黄克诚的汇报后，很赞同他的看法。不久，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当通信员急匆匆地把电报送到黄克诚的手中时……

1/ 命运的转机 / 92

2/ “戏点到谁谁唱” / 103

3/ 新的历史使命 / 113

4/ 打通两块根据地 / 117



第五章 驰骋苏北 / 125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黄克诚愤怒异常，“共产党人不搞个人崇拜，绝不能这么干！”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黄克诚只要经过这座纪念塔，总要下马，在塔前伫立良久，然后，绕塔三周，才恋恋不舍地离去。4月初，黄克诚接到去军部参加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他不曾想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袭来。黄克诚思考更多的是日本失败之后中国国内之形势。当时，他还没找到答案……

- 1/ 反对攻曹甸 / 126
- 2/ 爱民如子修海堤 / 129
- 3/ 不搞“抢救运动” / 136
- 4/ 良策，深谋远虑 / 150

第六章 勇闯关东 / 157

黄克诚的心又和中央想到了一起。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走，带我去见林彪！”毛主席不承认自己错，黄克诚也不承认错。1948年12月，黄克诚透过镜片看到北平郊野肃杀的景色；林彪在北平饭店约见了黄克诚：“辽沈、平津你都搞后勤，搞得不错嘛！”黄克诚一看杀过了头就急忙让停下来，然而，马上停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 1/ 儒将闯关东 / 158
- 2/ 在黑土地上“盖房子” / 164
- 3/ 与毛泽东之争 / 175
- 4/ 造福一方的“父母官” / 183



第七章 风云突变 / 199

黄克诚稍作休息，10月份便接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起初，彭德怀在辩解……

- 1/ 出任总后勤部长 / 200
- 2/ “右倾反党分子” / 208
- 3/ 患难，真情 / 215
- 4/ 无奈的选择 / 223

第八章 落难英雄 / 231

黄克诚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些人是从北京来的……

- 1/ “希望”落空 / 232
- 2/ 抓回北京复劫 / 239
- 3/ 在狱中 / 248
- 4/ 悲情季节 / 261

第九章 再铸辉煌 / 279

突然有一天，他听见屏风那边在说话。不几天，唐棣华又给小平递上一份报告……

- 1/ 艰难的复出 / 280
- 2/ 为刘少奇平反 / 287
- 3/ 审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 / 291
- 4/ 冷静的审视 / 298
- 5/ 尾声 / 305



第一章

艰难求索

一个年轻人站立在船头，
在10月的寒风中向岸边送他的人挥手致意。
船上的年轻人看上去有些虚弱、有些驼背……
黄克诚这一次能顺利地找到党吗？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报纸上。
随着1929年的到来，一个人带着严冬的寒气走进黄克诚的住处。
意外相遇，黄克诚也毫无思想准备，
四目相对，他一下子怔住了……

1/ 风尘仆仆寻找党

这是一个冷清的夜晚。

一个青年人站立船头，在10月的寒风中向岸边专程送他的人挥手致意。船上的青年人看上去十分瘦弱，他的背有些驼，他的脸色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惨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又脏又乱，长得盖住了双耳。船缓缓启动了，岸上送行的人越来越小，站在船上的这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人禁不住泪水涟涟。

远处隐约传来几声汽笛的鸣叫，更增加了这个夜晚的凄凉。

这个站在船头上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已经有着三年党龄的黄克诚。这是1928年的10月初。已经有好几个月和党失去联系的黄克诚决意离开家乡到武昌、上海去找党。和黄克诚一起找党的还有李卜成。

这一次的出走是二十六岁的黄克诚第二次远离家乡。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是三年前。那时，他刚入党不久，组织上派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

船抵长沙后，饥肠辘辘的黄克诚和李卜成便直奔火车站，爬上了一辆开往武昌的煤车。当时，对他们来说，挨饿、劳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中的那个“党”。他渴望能尽快找到党组织。

黄克诚来到武昌时，刚过“双十节”，满街的标语、牌匾还散发着节日的气氛。此情此景，让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头的黄克诚心里更觉凄凉，他仿佛大雪纷飞中找不到家门的孩子，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喜从天降：父母能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父母在家乡永兴县的乡村，但是，党啊，你在哪里？

天渐渐黑了，黄克诚以黄彬的名字住进了汉阳门附近的斗级营旅馆。他理了发，洗了个澡，顿时感到身上轻松了许多。高度近视的他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先去配副眼镜。不久，劳累至极的黄克诚便沉沉地睡着了。

黄克诚这一次能顺利地找到党吗？

洗了澡理了发换上新衣的黄克诚，再戴上新配的眼镜，一下子和过去判若两人。一天前的那种叫花子不像叫花子、旅客不像旅客的落魄之相荡然无存，出现在武昌街头的



是一个颇有几分儒雅之气的青年。黄克诚还是效仿上次找党的做法，整天在街上转来转去，武汉三镇角角落落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可是，连一个熟悉的共产党员的影子都不曾看到。熟人倒是碰见了一个，那是他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完之后参加北伐战争时，在唐生智部一起共过事的一个小军官。那个小军官在唐部失败后又投奔到了桂系，所部当时就驻在武昌。他倒是十分热情地邀黄克诚到他的家里去做客，但是，黄克诚没有去，一来他没有那个心情，二来他害怕遇到不测。

无奈之中，黄克诚同李卜成乘船去了南京。

舟楫停歇，旅人上岸。当同船而渡者或与迎接者高声寒暄，或与同行者握手道别各奔目的地的时候，身材单薄的黄克诚便和李卜成离开了喧闹的人群，向下关走去。他找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现在，他的心里又多了一分负担，那就是兜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找不着党，他只能流落街头。

巧得很，他刚在旅馆住下不久，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共产党员的身影，他叫曾希圣。曾希圣是黄克诚在湖南第三师范时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广州的那个政治讲习班学习，可谓同学加战友。两人不期而遇，分外惊喜，欢喜异常地谈论着分别后的种种情景。然而，当他们谈到目前的处境时，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布满了愁云。原来曾希圣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也是到南京来找党的。

黄克诚很快就与曾希圣分手了，不过，他和曾希圣约定要经常保持联系，一旦谁找到了党就尽快通知对方。

“咱们要不要去找一下曹日晖？”有一天黄克诚问李卜成，曹日晖是他俩在第三师读书时的同学，现在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团级军官，已经在南京有了自己的公馆。

“咱们还是找一下他吧。一来了解点情况，二来看能不能借给我们点钱。”李卜成说。

“现在斗争形势这么复杂，以前和他关系不错并不一定说他现在会帮我们。”黄克诚有些犹豫。

“他总不至于出卖我们吧！”李卜成说。

“好吧！”

他们是在一个飘着雨丝的夜晚来到曹日晖的公馆的。就像许多电影上类似的情节一

样，一个悄悄地走了进去，另一个在门口望风。几分钟后，进去的李卜成匆匆从曹宅里走了出来，二话没说就拉着黄克诚离去了。

原来，如今的国民党军官曹日晖见到李卜成时十分吃惊，他对李卜成说：“你们好大的胆子，还敢到南京来，现在正到处通缉你们呢。这里的熟人又多，哪一个走漏了风声，你们就别想活了。”李卜成一听是这样的情况，也不便再打探什么，便张口想借点钱。曹没借给他，不过介绍他们去找一个名叫刘乙光的人，那个人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工作。

身无分文的黄克诚和李卜成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刘乙光。这个人也是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他还是在黄克诚的鼓动下考取了黄埔军校，属黄埔四期毕业。

刘乙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度在北伐军中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逃到武昌时，黄克诚曾在街上碰到过他，并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都给了他。可是，他后来却又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里做事了。

他俩找到了刘乙光后，刘也说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劝他们赶快离开。当他俩提出借点钱买去上海的车票时，刘乙光说，他的手头也很紧张，不过，最近刚好也要到上海去，可以顺路把他俩带过去。不几日，他俩就随刘乙光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两天以后的夜里，车到上海后，刘乙光就与黄克诚和李卜成分了手。夜幕下的大上海又多了两个找党的人。一阵冷风迎面扑来，黄克诚和李卜成这两个在上海举目无亲的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

2/ 柳暗花明遇“亲人”

大上海的第一个夜晚，黄克诚和李卜成是在候车室里度过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俩也没有去住旅社，因为身上的钱实在是太少了，吃饭都成问题，别说住宿了。白天，他俩就在陌生的上海乱逛，晚上到那些又脏又乱的下等小店里租一张床位。即便是这样，日子也是难以维持多久的。



后来，他俩在一个小弄堂里租了一间房。房租十分便宜，房东又是一个女人，也比较安全。但是，好景不长，没住多少日子，女主人的丈夫从外地回来了。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看到黄克诚和李卜成既没有行李也没有家眷，不像生意人也不像考学的大学生，心中生疑，找了个借口，把他俩赶了出来。

他们租到的第二个住所，在闸北一家茶馆的后楼上。房间极小，里边什么也没有，不得已，两人就去街上买了一块苇席，铺在地上当床用。他俩还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胡乱地烧火做饭。

随着居住时日的增加，他们知道了房东是个警察加流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些更增加了黄克诚对黑暗旧社会的憎恨和坚持革命的决心。

黄克诚到上海两个多月还没有找到党，谋生成了第一需要。黄克诚和李卜成开始四处找工作。但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到处一片萧条，需要人干活的地方很少。他们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一个：女工还可考虑，男工一个不要。他们把上海能找的熟人都找了，希望能对他们在经济上给一些资助，但是人家要么找种种借口推辞，要么像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上一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一次他们去找一个永兴籍的朋友厉良圭求援，人家只给了三元钱就不再理他们了。这个人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在复旦大学任军事教官。

房东也逼要房租。

“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黄克诚后来如是说。

孤立无援中的黄克诚在没有任何熟人可找的情况下，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报纸上。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在上海开工厂的湖南籍的人名，他就给人家写信求援。当然了，一生以诚实著称的他此时并不完全诚实，每封信都要编一个可怜巴巴的理由。

一次，他看到上海某纱厂的资本家是湖南衡阳人，就给人家写信说，他是从湖南来上海考大学的，费用花尽了，请老板能够收留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做工。可是，信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

就在他眼巴巴地盼着能收到纱厂资本家回信的时候，一份报纸上的另一个人名让他眼前一亮。这个人就是黄壁。



黄壁是永兴人，是一个著名的留日学生。这个人在家乡的影响很大，黄克诚在家乡的时候就多次听别人说起过黄壁这个人。黄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现在一家兵工厂任炮弹部主任。当日，黄克诚又以黄楚珍这么个名字给黄壁写了封信。在信中他言词恳切地称自己曾是程潜部的一个下级军官，部队战败后流落到了上海，现在想到南洋去找条生路，希望他这位功成名就的同乡能够给予帮助。

随着这封信的发出，危险也离他愈来愈近。

黄克诚给黄壁的信发出去后没几天就收到了黄壁的来信，约他到厂里面谈。看完信后，黄克诚心中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他急急忙忙地把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烧火做饭的李卜成。这两个千里找党的青年人都以为他们的工作有了希望。他们甚至计划着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后首先买二斤肉好好地吃一顿。来到大上海的这两个和党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

黄克诚胡乱地吃了几口饭就兴冲冲地往黄壁所在的兵工厂里赶去。进了兵工厂后，很快就找到了黄壁的办公室。

站在黄壁办公室的门口，黄克诚的心跳开始加快，他深吸了两口气，然后，伸手敲了敲门。

黄壁很客气，也很温和，礼貌地请他坐下。黄壁离开永兴多年，还是乡音未改。这一切让孤立无援身处异地的黄克诚感到十分亲切。可是，黄壁还没和黄克诚说上几句话，就有人进来找他。黄克诚看得出来，黄壁挺忙的。黄壁出去了一会，回来后对黄克诚说：

“实在抱歉，有点急事，不能跟你细谈了，我让我的一个亲戚过来，你跟他慢慢说。”

这位永兴著名的留学生说完后，和黄克诚握了握手出去走了。黄克诚看着他的背影心想，看来他一时回不来了。

不多时，黄壁的那个亲戚走了进来。

危险就在这个时候实实在在地来到了黄克诚身边。

来人名叫邓立丰，是湖南耒阳县北鸦村有名的大恶霸。从这个人进门的那一刻起，黄克诚就认出了他。黄克诚有个姑夫就是北鸦村的，年少时，黄克诚去姑夫家串门的时候见到过他，后来，姑夫去世，黄克诚前去吊丧的时候又见到了这个人。黄克诚的姑夫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邓立丰逼死的。因此，眼前的这个人曾给少年黄克诚留下颇深的印象。再后来，湖南暴动失败之后，这个邓立丰在家乡杀害了许多无辜农民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此时此刻，却在远离家乡的上海出现在了黄克诚的眼前。真是冤家路窄，来到千里之外，党没有找着，仇人倒给遇着了。

当然了，这个人也知道在家乡带头搞暴动的黄克诚这个人，只是这些年黄克诚的变化很大，他认不出来就是了。邓立丰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他恨之入骨的共产党员黄克诚。

邓立丰问了一些黄克诚过去在家时的情况后，又问他是如何当的兵。黄克诚虽然心里有些紧张，但表面上他却不慌不忙地一一进行了回答。不过，他的回答有真有假谁也不知道。这时候，邓立丰突然话锋一转，盯着他问道：

“下青村黄清正的侄子黄时暄你认识吗？”

黄时暄是黄克诚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在这一瞬间，黄克诚看到了邓立丰眼中的杀气，他还以为邓立丰认出了他，只是明知故问，但是，他很快就判断出邓立丰并没有认出他。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他用很不经意的口吻答道：

“过去在家时认识的。”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邓立丰又问道。

“我离家出来当兵已经很久了，从没有与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黄克诚说。

“黄时暄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邓恶狠狠地说。

“啊，他那样的人还会当共产党，真出人意料。”黄克诚故作惊讶地大声道。

“他带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要是见到他，绝不轻饶他。”

“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现在这世道许多事情真是难以预料啊。”黄克诚感叹道，接着他把话锋一转，问起了邓立丰家里的一些情况，最后，黄克诚问邓道：

“黄壁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他总是很忙的，我看今天不一定能回来了。”

“那我就不打搅您了，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黄克诚就势说道。他不等邓立丰表态，往门外走去。

邓立丰一直把黄克诚送到工厂大门口才回去。黄克诚走出好远，回头看了一眼，确认没有人跟踪他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都紧张得出了汗。不用说，黄克诚再也不敢去那个兵工厂了，也再没有跟黄壁联系过。

天气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阴沉沉的了，不一会儿还下起了小雪，衣服单薄的黄克诚无精打采地走在回住宿地的路上。

一直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好消息的李卜成看到黄克诚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走了回来，心中的那份美好的祈盼刹那间一扫而光，等黄克诚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他安慰道：

“你能安全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雪更大了。望着窗外飘飘扬扬的大雪，黄克诚、李卜成两个孤零零的找党人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他们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党在哪里？

生活费在哪里？

他们自然不知道。他俩只知道茫然地望着窗外，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

一场雪，一阵风，在风雪交加中，1928年已成历史。

随着1929年的到来，一个人带着严冬的寒气出人预料地走进了黄克诚的临时居所。他，就是黄克诚在南京找党期间遇到过的曾希圣。

“我找到了党组织。”曾希圣开门见山地对黄克诚说。

听了曾希圣的话，黄克诚又是高兴又是疑虑，他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不敢相信曾希圣所说的话。党啊，黄克诚找你找得好苦、好难，从家乡找到武昌，从武昌找到南京，最后又从南京找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黄克诚一次又一次地充满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可是，现在，曾希圣却突然告诉他们，找到了党组织。

黄克诚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李卜成边笑边流眼泪。

曾希圣告诉他俩说，他的哥哥曾钟圣不久前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分配到党中央军委工作，他通过他的哥哥找到了党组织。他还向哥哥讲了黄克诚辗转找党的情况，并说，现在黄克诚可能在上海。于是，他的哥哥让他想办法找到黄克诚。曾希圣经过多方打



听、寻找，终于在1929年1月的这个刮着寒风的季节，找到了黄克诚的临时居所。

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组织写了申请报告，请求接受他俩的组织关系，并让曾希圣通过他的哥哥转交党中央。

党中央很快就派人来看望他们了，并且给他们带来了六十元的生活费。黄克诚和李卜成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用组织的钱交了房租后，又在这个冬天即将过去的日子每人买了一身棉衣。那棉衣实在是穿在身上暖在心上，那是党组织的一片心意呀！此时此刻，黄克诚把找党时的那些辛酸事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好心情下，听到寻常百姓喜迎旧历年的鞭炮声的。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好，无论他们在一年中遇到了怎样的不如意，无论这一年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洒下了多少辛酸的泪水，在旧历年到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不幸埋在心底，欢欢喜喜地和家人迎接这个祖先流传下来的节日。在血水和泪水浸泡的岁月里，依然满心欢喜地迎接着未来，他们祈盼着美好的来年。刚刚穿上新棉衣的黄克诚也在这样的祈盼中，听着窗外欢乐的鞭炮声进入了梦乡。

1929年旧历除夕的这个夜晚，黄克诚会不会做梦呢？或许找到了党的他，真的做了一个好梦。

3/ 武昌城意外遇险

不久后的一天，黄克诚和李卜成站在1929年早春的寒气中含泪握别。

遵照党的指示，黄克诚要赴远在唐山的凌兆尧部开展工作，而李卜成却要留在上海。半年多来，他和李卜成几乎形影不离，情同手足，今日的分别彼此都十分不情愿，但是一想到这是党的指示，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把那份难舍难分的泪水抛洒在大上海喧闹的码头上。党是他们心中的唯一，他们觉得父母的话可以不听，但不能不听党的话。

在找到党的那些最初的日子里，他们遵照党的指示，立刻搬出了那个流氓兼警察的